

从
尊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吴三桂与陈圆圆

西风碧云天，梧桐落片片。

无情风雨催人眠，倩女思江南。

烽火连天，大野血涟涟。

清军攻入山海关，四海起狼烟。

百姓呼天地，向谁问苍天？

郎君刀剑里，梦里方得见。

谁知奴家心胆颤，夜夜把君盼。

热血洒沙场，谁付卖命钱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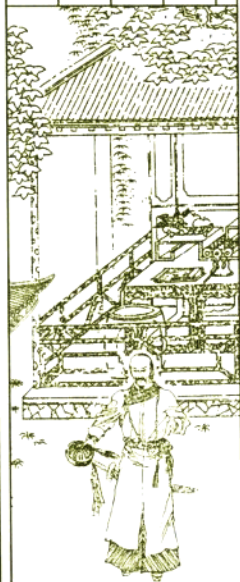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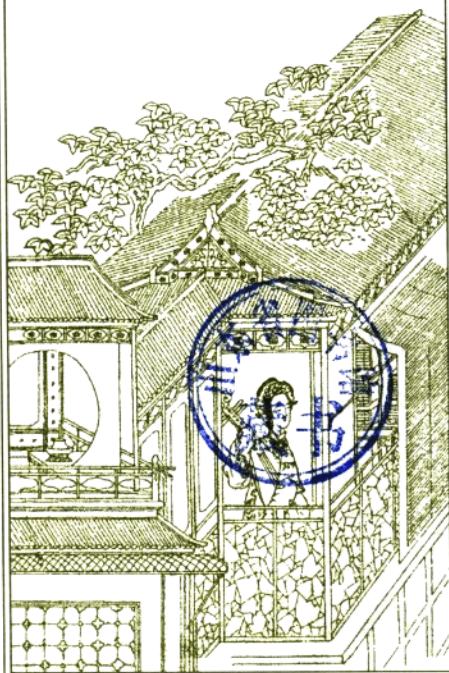
LT0000567390

管 著

吴三桂与陈圆圆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吴三桂与陈圆圆/丛耸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1999. 1

ISBN 7-80611-730-X

I. 吴… I. 丛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N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1205 号

吴三桂与陈圆圆

丛 耸 著

责任编辑: 张采鑫

装帧设计: 愚 人

美术编辑: 宋丕胜

责任校对: 李桂香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印 刷: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 (石家庄市石栾路 45 号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1.75 印张 27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 1—5,000 定价: 15.00 元

ISBN 7-80611-730-X/I·663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我厂调换)

内 容 提 要

在明末清初之际，中国出了个败国之臣吴三桂。起初，他受命于崇祯皇帝，镇守山海关；继而，他又归顺了李自成；后来，他为了江南名歌姬陈圆圆，竟投降清国，引兵入关，占据北京，使清朝问鼎中原，从此改写了中国的历史。当康熙帝削去他的藩王时，他又举兵反清，登基称帝，最后兵败衡州，病急而亡。

吴三桂钟爱的陈圆圆，貌可倾国，聪慧多艺；然而她一生坎坷，受尽凌辱、离乱之苦。她与江南名士冒襄相爱，却被国丈田畹掳去献美，后又被吴三桂赚去。北京城陷，落入刘宗敏之手；直至李自成把她送还给吴三桂，夫妻才破镜重圆。吴三桂迷恋两“观音”，她被冷落；当吴三桂反清时，她终于看破红尘，削发为尼……

小说以吴三桂与陈圆圆的感情经历为线索，折射出明清之际的风云变幻，读来令人回肠荡气，掩卷深思。

和聲
PDG

目 录

- 第一章 月夜定情 / (1)
- 第二章 选美 / (17)
- 第三章 乔装小货郎 / (36)
- 第四章 情哥遭害 / (49)
- 第五章 一见钟情 / (67)
- 第六章 总兵得圆圆 / (89)
- 第七章 新婚燕尔 / (105)
- 第八章 崇祯吊死在煤山 / (124)
- 第九章 劝降 / (138)
- 第十章 吴三桂复仇 / (153)
- 第十一章 投降清国 / (166)
- 第十二章 合谋 / (184)

第十三章 三桂被剃了头 / (196)

第十四章 追闯王 / (212)

第十五章 破镜重圆 / (227)

第十六章 祭灵 / (240)

第十七章 色上有刀 / (257)

第十八章 捉奸 / (272)

第十九章 顺治当和尚 / (285)

第二十章 康熙斗鳌拜 / (300)

第二十一章 圆圆失宠 / (314)

第二十二章 吴三桂反清 / (331)

第二十三章 绝情 / (346)

第二十四章 殒命 / (359)

第一章

月夜定情

明崇祯十三年(公元1640年),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一年。全国狼烟四起,烽火连天。农民起义首领李自成,刀戟冲天,直指京畿,眼看要打下北京城了。关外,清国摄政王多尔袞统率重兵,威逼山海关,虎视津门,进窥中原。

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,蜷缩在北京紫禁城里,殚精竭虑,忧愤交加,活似沸水里的青虾,欲蹦无力,欲逃无门;虽日夜运筹,调兵遣将,但仍无法改变衰微颓败的国运。

北国虽处于凛冽的寒风之中,然而在江南名城的苏州,却是另一番景象。

阳春三月的苏州,是美不胜收的时节。

达官贵人、文人学士和深闺秀女，都要乘这大好春光，在湖光山色的美景里留连。此时，到处是桃红柳绿、吐艳飞嫩，满眼都是青山翠石、琳宫宝刹，诱人去饱览江南水乡秀丽的风光。

这天，有三位文学名士，相约结伴到沧浪亭去游玩。这三人是吴伟业、吴应箕和冒襄。

吴伟业是太仓人，字骏公，又字梅村。他自幼聪慧有奇才，在私塾读书时，先生让学生诵读《朱子格言》，学生们都一字一句地念：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要内外整洁；既昏便息，关锁门户，必亲自以检点……”吴伟业却念成：“黎明即起，荷锄下地，除禾要仔细；既昏便学，夜读四书，必定要刻苦。”先生听了大吃一惊，问他是谁教他如此读的？吴伟业说：“我自己这样读的。请先生想想：天亮了，不下地干活，怎么先扫起屋子来了呢？天黑了，怎么能马上睡觉？为什么不刻苦读书呢？不夜读，那不成了懒虫了么？”这话，先生十分赞赏；又出题命文，吴伟业挥毫立就，一时传为奇才。随后考中秀才、举人，于崇祯年间考中进士，授少年参军，在南京供职。因与奸佞马士英、阮大铖政见不合，便以告假暂归故里。这次与同窗好友吴应箕来苏州，一是探访好友冒襄，二是来刻印刚编成的诗集《梅村集》。

吴应箕，字次尾，是贵池人。他博学多闻，有文才，尤善古今文字训诂学。崇祯年间中副榜贡，在陪都南京供职。为人耿介，讲义气，疾恶如仇，对贪官污吏特别痛恨，恨不得将他们一刀斩尽。奸佞阮大铖谋杀京官周鏢，别人都躲得远远的，唯独吴应箕大模大样地到监狱里去探视周鏢。阮大铖带人去捕他，吴应箕才乘夜间逃到苏州来。

冒襄也是副贡出身，他是江苏如皋人，字辟疆，号巢民。在国子监即被授予台州推官；但他寄情山水、性喜交游，对仕途没有

兴趣，拒绝赴任。这次来苏州，就是他先约吴应箕，又约吴伟业，三人脾味相投，相见恨晚。

三人约好乘春光明媚，共游沧浪亭。这沧浪亭，原是五代末年，吴越中军节度使孙承佑的别墅。到了北宋，被大诗人苏舜钦买下，翻修一新，特地临水建了一个亭子。诗人因感念渔父的《沧浪之水》歌，把这亭子命名为“沧浪亭”。南宋初年，这里成了著名将领韩世忠的邸宅。历经元代，此园荒芜，成了僧寺尼庵佛家之地。到了明代，由文瑛和尚修葺，重建了沧浪亭。著名的散文大家归有光写了篇《沧浪亭记》，此亭由此名闻遐迩。

现如今，园内桃李吐艳，柳絮飘扬。一泓湖水，清澈碧透。岸边的朱阁飞檐，回廊水榭，倒影相映生辉。

冒襄三人，由园外走来，说说笑笑，好不快活。他们由弓形桥，走上山丘，盘折幽径，穿过蓊郁的花木，伫立于青翠的篁竹林旁。

吴伟业展目远眺，被远近迷人的景色所感动，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归有光的《沧浪亭记》来：

“啊！……夫古今之变，朝市改易。尝登姑苏之台，望五湖之渺茫，群山之苍翠，太伯虞仲之所建，阖闾夫差之所争，子胥种蠡之所经营，今皆无有矣，庵与亭何为者哉？”

吴应箕亦被感染，没等吴伟业吟完，抢着吟诵：

“虽然，钱镠因乱攘窃，保有吴越，国富兵强，垂及四世，诸子姻戚，乘时奢僭，官馆苑囿，极一时之盛。……”

冒襄不甘落后，接着吟道：“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，不与澌然而俱尽者，则有在矣！”最后一句，他连呼两遍，那声音激越嘹亮，在空中回旋飘荡。

吴伟业和吴应箕听了，连连击掌喝彩：“好个‘有在者’！看

来，辟疆贤弟对归有光先生这句名言，是深有洞悟的呀！”

冒襄慷慨激昂地说：

“如今，清兵已打到山海关，李自成威逼京畿，皇上内忧外患，朝野上下，一片慌乱。我等七尺男儿，不能立志报国，还有何用？不用说千古垂名，就是明哲保身，也难以做到呀。长此以往，岂不被世人所唾弃么？”

吴应箕血气方刚，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，深有同感地说：“贤弟说得很对，我辈应当有所作为。”

吴伟业性格内向，处事沉静而善远虑。他认为二人说得俱是事实，也在情理之中，便附和着说：“二位说得不错。大丈夫不能尽忠朝廷，也应与民分忧。可是，我辈当如何行事呢？”

他话刚出口，尚未来得及回答，忽然从沧浪亭中，传出一阵悠扬的琵琶声和亮丽的歌声。那歌声如莺啭燕呢，令人神驰心往。

三人不约而同地侧耳细听。随之，彼此会心地相视而笑。

吴应箕笑道：“这是陈沅沅小姐的妙音。想不到她也到这里游春来了，真是有缘自当相会。”

吴伟业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辟疆贤弟，陈沅沅小姐在招你的魂呢，快去会织女吧！”

冒襄也欣喜异常：“想不到，她竟在这里……”

吴应箕忙说：“走，咱们瞧瞧去！”

吴应箕说的这位陈沅沅小姐，是名满江南的歌姬，世称“玉峰女优陈沅沅”，名沅，字畹芬，原籍江苏常州奔牛镇四亩田村。她本姓邢，父亲叫邢三，是个贫苦农民。陈沅沅出生不久，母亲去世，姨妈把她领去抚养。因为姨夫姓陈，是个货郎，陈沅沅便由姓邢改为姓陈。由于陈沅沅天资聪颖，锦心绣口，十分伶俐，深得姨

妈姨夫的喜爱，便把她送入私塾读了几年书。由此她对四书五经、诗词歌赋，深明要津，并能融会贯通。后来，她姨夫得病而死，姨妈供不起她读书了。恰巧，苏州教坊老板见陈沅沅长得容颜娟美，姿质昳丽，嗓音甜润，称得上是“蕙心纨质，淡秀天然”，便出资请人教她学习戏曲歌舞、琴棋书画。不几年，她就成了苏州一名艺帜高张的名歌姬了。

冒襄早就耳闻陈沅沅的大名，一来苏州就到教坊去欣赏她的歌音，一见钟情；又经人引荐，经常到陈姨妈家去，听沅沅弹奏音乐，吟词唱曲，二人又切磋诗词歌赋，渐渐心心相印，都有爱慕之心。

二吴来苏州，冒襄曾领他二人到陈姨妈家去听沅沅唱曲子，深得二人赞赏。从冒襄和沅沅的言谈话语中，从他二人的那传神递情的眉眼中，二吴已看出他俩不同一般的情谊。所以，吴伟业才有“沅沅小姐在招你的魂”的玩笑话。冒襄对此默认不讳，二吴也乐得促成此事。因此，他们都乐于去见陈沅沅。

他们三人兴冲冲地上了石阶，见那沧浪亭里，坐着陈姨妈、陈沅沅和柳敬亭三人，还有一个丫环在续茶倒水。

柳敬亭是江南著名的评书和评弹老艺人，艺技高超，博学多才，诗词歌赋、戏曲歌舞无所不会；吹拉弹唱、说学逗耍，无所不能。他为人豪爽任侠，乐善好施，很讲义气，所以许多达官贵人和文人学士，都愿与他往来结交。这次来苏州，是应教坊老板之约请，来教陈沅沅唱评弹和曲子的。他与二吴及冒襄，在南京就交往密切，是十分要好的朋友。今日不期在这里相遇，都异常高兴。

冒襄抢先拱手笑道：“陈姨妈、敬亭老、陈小姐，真是巧遇，你们都来了！”

陈姨妈一见是他们三位来了，高兴得了不得，连连拍手笑

道：“这真是吕洞宾碰着瘸拐李，神仙遇神仙了。哈哈哈哈哈！”

柳敬亭高兴地站起来：“三位大名士，今日凑巧在此相见，真乃三生有幸！”

吴伟业、吴应箕和冒襄三人连声应着：“三生有幸！三生有幸！”

吴应箕打趣地说：“我们知道陈小姐在此，特地把冒襄贤弟送给你！……”

陈沅沅羞得面红过耳，嗔笑道：“吴公子，就你会挠皮人。再乱说，我可饶不了你！”

陈姨妈笑道：“都是自家人，说句笑话怕啥！”她向三人解释道：“苏州教坊后日开张，请我这个宝贝外甥女去唱头牌，我怕她年纪轻轻的唱砸了，特意从南京把敬亭老请来调教。”

吴应箕很关心时局，听说柳敬亭从南京来，忙问：“敬亭老，南京是陪都，如今朝野情况如何？”

柳敬亭连连摇头：“别提啦！听说李自成快打进北京城了，清兵又逼近山海关，整个南京上下，就像没头的苍蝇一般，乱哄哄的没个主张。”

陈姨妈对此并不感兴趣，说：“唉！咱别管南京和北京啦，离咱苏州远着呐！还是叫沅沅快练曲子，准备应付后日教坊的演出吧！”

“对，对。”柳敬亭对冒襄说：“我教的都是老曲子，没有新词儿。后天教坊开张，沅沅最好是唱个新曲调，扫扫陈词滥调的老风气。辟疆贤弟，你能否作首新词，我谱上曲子，教给沅沅唱？”

冒襄毫不推让，连说：“好，好。”说着，低头略为沉思，便出口成章地念出来：“来首《鹧鸪天》吧：花开花落春太忙，红瘦绿肥换新妆。人面桃花两相似，一夜东风刮断肠。望北方，心忧伤，鸿雁

寄书论兴亡。火树银花将成梦，男儿何不赴疆场？”

柳敬亭连连拍手：“好哇，好词！”

众人一齐喝彩：“好！男儿何不赴疆场？”

柳敬亭异常高兴地说：“这样一首好词，我一定谱上好曲调，让沉沉姑娘唱响它！这样吧，我今日连夜谱好曲子，明日请诸位到陈姨妈家去听，怎样？”

大家齐声说好，互相道别。

第二天，天刚放亮，冒襄就起来梳洗打扮，准备到陈姨妈家去。为此，他一夜辗转反侧没睡好，巴不得天赶快亮。不料，他赶到吴伟业和吴应箕的客栈去叫他们同行，吴伟业竟因夜感风寒，发起烧来。吴应箕正在给他刮痧去烧哩！

吴应箕说：“梅村兄小疾，我得伺候他，今天是没福聆听陈小姐引喉了。你就自己去吧。”

冒襄不忍丢下两位贤兄自己走，便说：“不。你俩不能去，我也不去。”

吴伟业急忙摆手：“使不得。敬亭老昨日约好了。你不去，不就失约了么？再说，那首词是你写的，敬亭老连夜谱了曲子，沉沉姑娘连夜练唱，你若不去听，岂不是冷落人家吗？”

吴应箕说：“梅村兄说得很对。辟疆弟，你就快去吧！”

冒襄觉着吴伟业说得有理，也不再争执，便说：“那，梅村兄就好好歇息吧。次尾兄，有劳你了。我去听完曲子，回来再看你们！”

冒襄告别了吴伟业和吴应箕，不一会儿就到了陈姨妈家。

陈姨妈家在苏州闹市街一个小胡同里。这是一处二层的小楼阁，青砖青瓦白粉墙，小院落、小天井、小门楼，里里外外收拾得十分干净，虽无富丽堂皇之象，却有清静幽雅之趣。

这时，柳敬亭正在天井里端坐在太师椅中，教陈沅沅念绕口令。

陈沅沅非常认真地在一遍遍地练习。

陈姨妈忙里忙外地在收拾院子。

柳敬亭说：“来，沅沅，你把《玄妙观》绕口令，再念一遍我听。”

陈沅沅调整了一下气息，便念将起来：

苏州玄妙观，东西两判官。

东判官姓潘，西判官姓管。

管判官要管潘判官，

潘判官要管管判官。

闹得谁也不服管，

还请沅沅来判判！

陈沅沅念完，忍不住笑起来：“师傅，你真会编排人。两个判官不听管，我一个弱女子，能判得了他们的是非曲直么？”

柳敬亭笑道：“我这是叫你管住你的嘴呀！这个‘潘’和‘判’，前者为平声，是开口呼；后者是仄声，虽然也是开口呼，但出音短而促，是入声字，念法是不一样的。再说‘管’字，一个是姓管的‘管’，一个是管人的‘管’，尽管都是仄声字，也是开口呼，但是在念法上要有分别：姓管的管，要念得轻一些；管人的管，要念得重一些。这样念起来不别嘴，听的人才能听得清楚。我来念一遍你听听。”

柳敬亭深吸一口气，像炒豆子似地念了一遍，清脆爽利，朗朗上口。

陈沅沅着实佩服师傅的贯口。她学着师傅的念法念了一遍，也像铜豌豆扔到铜盆里，嘎嘣溜脆，字字如珠玑落玉盘。

柳敬亭高兴地夸道：“沅沅，你真有灵性，一点就通！”

陈沅沅被夸得脸红了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师傅这话，我可担当不起呀！”

正好这时冒襄由院外进来，插嘴笑道：“你担不起，我帮着担！”

陈沅沅见冒襄一个人来了，感到奇怪，问：“二位吴公子呢？”她嘴上虽然这样问，但心里却非常高兴冒襄一个人来。她正准备寻机跟他说说贴心话哩。

冒襄说：“梅村兄偶染风寒，卧床未起，次尾兄在照顾他，所以只好我独自登门了！”

柳敬亭说：“辟疆弟，你来了正好。我把《鹧鸪天》谱了曲子，沅沅已唱熟了，待会儿让沅沅唱一遍，你听听行不行？”

冒襄谦逊地说道：“敬亭老谱的曲子，一定会词曲合一、悦耳动听的……”

正在扫地的陈姨妈笑道：“冒公子，你让他师徒俩先练两遍，你再听。来，咱上楼喝茶去。”其实她并不是真叫冒襄喝茶，而是找个由头让冒襄上楼好说话。她早就看出冒襄和沅沅一见钟情，情投意合，两厢都有意思想结成百年连理。但是二人都磨不开面子，不好意思把真情说开。她今天想乘机摸个实底儿，看看冒襄到底是真爱沅沅，还是逢场作戏。在她看来，论相貌才学人品和待人处世，冒襄都是百里挑一，与沅沅很般配。如果把沅沅许配与他，不光沅沅满意，而且自己的下半生就有依靠了。但是，古人说：“富家多纨绔”。冒襄家庭富实，究竟是不是纨绔子弟，还得仔细盘问盘问才成。

陈姨妈抱着这个念头，直接把冒襄让到沉沉的绣房里。平时，这绣房除了家人外，旁人是准不准进来的，今天陈姨妈是有意叫冒襄进来，好有话说。

冒襄一进屋，就闻到一股淡淡的米兰花的幽香。他想，这一定是沉沉擦的粉脂或头油散发出的香气。他深深吸了一口，感到沁脾透肺的清香，十分惬意。

他看屋里陈设虽然简朴，然而却十分雅致。除了桌椅床铺、梳妆台外，就是一个大书柜，里边全是线装书。墙上，挂着一幅白描观音画，旁边有一副对子，上写着：

大千不了了了了了了之

小乘自然然自然自然然耳

字迹飘逸而俊秀，中骨挺拔，显出不凡的风韵。从品位上看，很像是位心仪林泉之士书写的。冒襄观望了半天，由衷地喜爱，赞不绝口地说：“好联！好联！意好，字好，悟性亦好！陈姨妈，这是谁撰的对联？”

陈姨妈不无得意地说：“小沉沉呗！她自个儿撰词儿，自个儿书写，自个儿装裱。冒公子，你可别笑话呀！”

冒襄忙说：“哪里，哪里。我请教还来不及哩，怎会笑话哩！陈小姐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、弹唱歌舞，样样精通，而且天资颖慧，一通百通，真是位巾帼女杰也！”

陈姨妈高兴地说：“女杰倒不敢说。这孩子心眼灵，倒是真的。冒公子，沉沉的身世，你还不知道吧？”

冒襄确实不很清楚，很想听听，便说：“略知一二，只是不甚详细……”

陈姨妈有意说给他听：“沉沉这孩子，命苦啊！她原是常州乡下人。父亲姓邢，叫邢三。沉沉是她的学名，起字晚芬。她出世不久，她妈便过世了。我是她姨妈，不能看着孩子流落街头不管，就抱来抚养，让她改随姨夫的姓，姓陈，就叫陈沉沉。这孩子从小聪明伶俐，长得俊气，又懂事。我就把她送到私塾里，上了四年学。她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，诗词歌赋更是一看就会。本来我想供她读完私塾，谁想天不遂人愿，我老头子一死，就供不起了。正好，有位教坊的先生，见沉沉长得秀气，嗓子又好，就教她唱评弹和戏曲。谁知，她一学就会，一唱就叫响。这不，苏州教坊开张，竟叫沉沉去挑头牌。这不是天爷爷有眼，要降福到我家吗？”

冒襄感慨地说：“是啊，天佑不幸。上苍总是对可怜人，睁开慧眼的！”

陈姨妈给冒襄倒上一杯茶，神秘地笑道：“冒公子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挺喜欢沉沉，是不是？”

冒襄没想到陈姨妈会这么直截了当地问，一时答不出来，憋了个大红脸，不得不默认地点了点头。

陈姨妈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得问问你：你喜欢沉沉什么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冒襄一时语塞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半晌才说：“我爱慕陈小姐的才貌和人品，我也佩服她的艺技和灵性，但更主要的是喜欢她那善良厚道的为人和绵柔谦和的性情……”

“好！”陈姨妈一拍巴掌，“我是个直肠子，向来是直来直去。今天，我把话说白了吧：沉沉也钟情于你。她倒不是看重你的门第和家产，而是看上了你的品格、学识和作为。我也赞同她的想法。如果你真喜欢沉沉，就要爱护她、尊重她，跟她白头偕老。冒公子，你愿意么？”

冒襄听了这话，无异于中了头名状元，连声不迭地说：“愿